

鱼石

手稿丛编·第四卷

书信



鲁迅

手稿丛编·第四卷

书信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目 录

两地书

《两地书》序言 ····· 〇〇三

目录 ····· 〇〇九

第一集 北京

(一九二五年三月至七月) ····· 〇一一

第二集 厦门——广州

(一九二六年九月至一九二七年一月) ····· 一〇一

第三集 北平——上海

(一九二九年五月至六月) ····· 三〇九

鲁迅手稿从编·第四卷

两地书

四

兩地書山 序言

這一本書，是這樣地編起來的——

一九三二年八月五日，我得到齊野，靜農，蕢蕢三個人署名的信，說賴園于八月一日晨五時半，病歿在北平同仁醫院了，大家想搜集他的遺文，為他出一本紀念冊，問我這里可還有藏他的來信沒有。這真使我的心突然緊縮起來。因為，首先，我是希望着他能够全愈的，雖然明知道他大約未必會好；其次，是我雖然明知道他未必會好，却有時竟沒有想到，也許將他的來信統統毀掉了，那些伏在枕上，一字字寫出來的信。

我的習慣，對於平常的信，是隨便隨毀的，但其中如果有些議論，有些故事，也往往留起來。直到近三年，我纔大燒毀了兩次。

五年前，國民黨清黨的時候，我在廣州，常聽到因為捕甲，從甲這里看見乙的

信，于是捕乙，又從乙家搜得丙的信，于是連丙也捕去了，都不知道下落。古時候有牽牽連連的，瓜蔓抄也，我是知道的，但總以為這是古時候的事，直到事實給了我教訓，我纔分明有悔了做今人和做古人也一樣難。然而我這是漫不經心，隨隨便便。待到一九三〇年我簽名于自由大同盟，浙江省黨部呈請中央通緝，墮落文人魯迅等也的時候，我在棄家出走之前，忽然心血來潮，將朋友給我的信都毀掉了。這並非為了消滅口實為不軌的痕迹，不過以為因通信而累及別人，是很無謂的，況且中國的衙門是誰都知道只要一碰着，就有多麼的可怕。後來逃過了這一關，搬了寓，而信札又積起來，我又隨隨便便了。不料一九三一年一月，柔石被捕，在他衣袋裏搜出有我名字的東西來，因此聽說就在我我。自然囉，我只得又棄家出走，但這回是心血來潮得更加明白，當然先將所有信札完全燒掉了。

因為有過這樣的兩回事，所以一得到北平的來信，我就擔心，怕大約未必有，但這是翻箱倒篋的弄了一通，果然，無踪無影。朋友的信一封也沒有，我們自己的

信倒弄出来了。这也並非对于自己的东西特别看作宝贝，是因为那时时间有限，而自己的信至多也不过曼在自身上，因此放下了的。以后这些信又在仓猝的义火保下，躺了三十六天，也一点没有损失。其中虽然有些缺少，但恐怕是自己当时没有留心，早经遗失，并不是由于什么官灾兵燹的。

一个人如果一生没有遇到横祸，大家决不多眼相看，但若坐过牢监，到过战场，则即使他是一个多么平凡的人，人们也总看得特别一点。我们对于这些信，也正是这样。先前是一任他垫在箱子底下的，但现在一想起他曾经亲手要打官司，要遭砍火，就觉得他好像有点特别，有些可爱似的了。夏夜多蚊，不能静静的写字，我们便照年月，将他编了起来，因此分为三集，统名之曰《两地书》。

这是说：这一本书，在我们自己，一时是有意意思的，但对外人，却并不如此。其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，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；文辞呢，我们都未要研究过；尺牍精華，或曰书信作法，只是信笔写来，大背文律，活该进日文亭病院的。

居多。所謂的不外乎學校風潮，本身情況，飯菜好壞，天氣陰晴，而最壞的是我們當日浪漫天幕中，出明莫辨，讀自己的事倒沒有什麼，但一遇到推測天下大事，就不免胡塗得很，所以凡有歡欣鼓舞之詞，從現在看起來，大抵成了夢囈了。如果定要恭維這一本書的特色，那麼，我想，恐怕是因為他的平凡罷。這樣平凡的東西，別人大概是不会有，即有也未必存留的，而我們不然，這就只好謂之也是一種特色。

然而奇怪的是竟又會有一個書店願意來印這一本書。要印，印去就是，這倒仍然可以隨隨便便，不過因此也要和讀者相見了，却使我又得加上兩點聲明在這里，以免誤解。其一，是：我現在是左翼作家聯盟中之一人，看近來書籍的廣告，大有凡作家一旦向左，即為作也即飛昇，連他孩子時代的啼哭也合于革命文學之概，不過我們的這書是不然的，其中並有革命氣息。其二，常聽得有人說，書信是最不掩飾，最顯真面的文章，但我也並不，我無論給誰信，最初，總是敷敷衍衍，只是心平的，即在這一本中，遇有較為緊要的地方，到後來也還是往往故意寫得含糊，

因為我們所處，是在「當地長官」，郵局，校長……；都可以隨意檢查信件的程度裏。但自然，明白的話，是也不少的。

還有一點，是信中的人名，我將有幾個改掉了，用意有好有壞，並不相同。此外，或則怕別人見于我們的信裏，于他有些不便，或則單為自己，省得又是什麼「聽候同審」之類的麻煩而已。

回想六七年來，環繞我們的風波也可謂不少了，在不斷的掙扎中，相助的也有，下石的也有，笑罵誣譏的也有，但我們緊咬了牙關，却也已挺掙扎着生活了六七年。其間，含沙射影者都逐漸自己沒入更黑暗的處所去了，而好意的朋友也已有兩個不在人間，就是漱園和柔石。我們以這一本書為自己記念，并以感謝好意的朋友，並且留給我們的後子，給將來知道我們所經歷的真相，其實大致是如此的。

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六日，魯迅。

目錄

第一集

北京

一九二五年三月至七月

八十葉

第二集

廈門——廣州

一九二六年九月至二七年一月

一百六十三葉

第三集

北平——上海

一九二九年五月至六月

三十二葉

第一集
北京

鲁迅手稿丛编·第一集 北京（一九二五年三月至七月）

鲁迅手稿从编·第一集 北京（一九二五年三月至七月）

〇二二

一九二五年三月至七月

（此处原非鲁迅作品，故删去。）

二

唐平兄：

今天收到来信，有些问题恐怕我答不出，姑且写下

書一

三

去看——

學風如何，我以為是和政治狀態及社會情形相關的，倘在山林中，該可以比城市好一點，只要辦事人員好。但若政治昏暗，好的人也不能做辦事人員，學生在學校中，只是少聽到一些可厭的新聞，待到出了校門，和社會相接觸，仍然要苦痛，仍然要墮落，無非略有遲早之分。所以我的意思，以為倒不如在都市中，要墮落的從速墮落罷，要苦痛的速速苦痛罷，否則從較為寧靜的地方突到鬧處，也須意外地喫驚受苦，而其苦痛之總量，與本在都市者略同。

學校的情形，也向來如此，但一二十年前，看去彷彿較好者，乃是因為足夠辦學資格的人們不很多，因而